

二之書叢劇戲國中

行旅

編塞比拉

譯森木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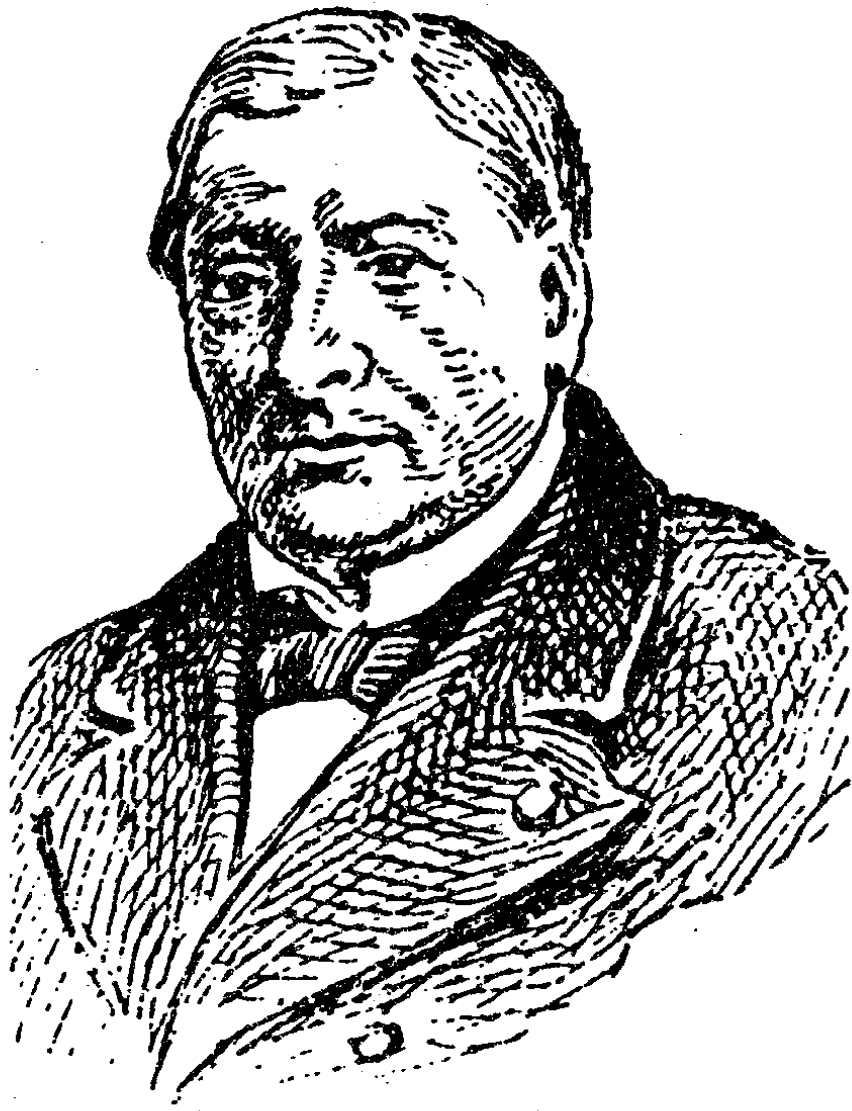
行發 司公誌權書叢國中海上

柳 戈
木 戈
森 戈
主編 中國戲劇叢書 第二種

旅 行

中國圖書編譯館出版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印行

氏塞比拉者著書本



E. Labiche.

如欲排演或根據本譯本改編

或攝製電影須徵得譯者同意

愛彌兒。奧尼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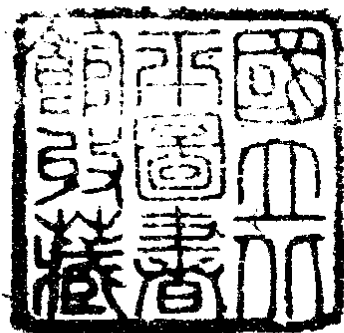
——拉比塞戲劇全集序——

我正住在沙龍泉(Sologne)我的朋友拉比塞的家裏，那地方不很像我們這裏納奧斯(Seine-et-Oise)的鄉下那麼的充滿着快樂神氣，我那時住在我這位老朋友的家裏，看到了這鄉間的一切，似乎都對我是特別的新鮮，而有趣，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祇知道栽花的人，遇到了這麼一位工程浩大的農夫，他一手將一片沙田莽草，改造變成了燦爛的青田，上面養着成羣的牛和羊，自然而然的石頭浮起了一陣羨慕的心理，可是當我看見他辛苦地關着一條一條的路，手裏拿着鐵手杖，腿上套着皮靴子，用了他的主人的眼光掃着那一手告成的鄉村，我竟完全忘了他是一位許多喜劇的作者，唯一能供給我們大量笑料的人哩！真的，我是將他忘了

(1)

9 12 19

9 12 19



！忘恩負義是人類的天性！像他那麼大的功勞，我們不應該在我們的墓碑上，刻着金字，將我們的恩人的名字寫上去嗎？因為不是全靠了他，我們才有了我們所有的快樂？不是全靠了他們才使得人類具有這種特殊的優點，而不和獸類一樣？

有一天，我的主人的一個農戶嫁女兒，拉比塞不願叫我一個子留在家裏，也喊我一齊去參加這婚禮，可是我情願一個子留在家裏，帶便也可以看着屋子。所以我就一個子在圖書館裏過了那麼一天的功夫，現在想起來，真是沒有比那一天的光陰化費得更值得更有趣了。因為在圖書館裏我找到了拉比塞的全部著作！我在舞台上，看到了這些作品的演出，使我樂到不得了，可是奇怪得很我從來也沒有讀過這劇本。我，不僅是我，多多少少的人都曾那麼想，以為那些劇本必得需要它的那些傳述者大大的解釋一番。而作者自己一談起他的作品，又老是那麼的謙虛。可是我現在知道我錯了，作者自己也錯了，任何人如果曾經那麼想過也都猜錯了。拉比塞的作品，在讀者就當書本兒一樣的唸，不用演出，也是成功的。

那裏而找不出譏諷式的笑，那裏面完全是喜劇型的笑，這個笑不是那被筆桿兒上的羽毛碰癢了嘴巴而引起的不自然的，神經作用的笑，這是一種被理智所激動，從內心所發出來的一種歡樂的笑。

當拉比塞回來的時候，我就問他你的劇本在各家書舖裏都有，可是爲什麼不給它們全部合併在一起發表呢？他就很滑稽地作了一個很謙虛的回答。他說別開人玩笑了，那些東西也能算是作品嗎？要是真的印了出來，那麼有兩位先生——一位是文法先生，一位是修辭學先生——可一定要向我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了。我繼續婉轉地勸他完成了這一件很有價值的工作，可是無論如何他老是不肯聽我的話。最後他火了，他說：再提一個字的話，我要請你別再在這屋子裏了。

可是我真聽了他的話脫離開這屋子嗎？不，我還是不放鬆這一個計劃，想盡方法的想說服了這位拉比塞先生。最後，在我向他告別的時候，他畢竟被我所屈服了。當我向他提出我最後的一次請求時，他說：「好罷，我答應你就是了」。不

過得由你將這些劇本公布於讀者之前，而且對於這次自不量力的嘗試你得分担一半的責任。

那就是我爲拉比塞寫這一篇序的經過，我素來對於我自己的作品，也從來不肯答應我的那些出版家替他們寫上一篇序，因爲懶惰是我的天性。而這一次的我肯不屈不撓的請求拉比塞答應我的要求，那正是證明了拉比塞的作品，實在具有一種魔力，使我不可遏止地羨慕着他的作品。

還有一個字，這個字一定可以叫拉比塞聽了之後跳了起來。他必定以爲我是在故意取笑他了，真的我曾經躊躇着不敢將這個字寫出來，可是，你要稱贊一個人究竟該稱贊到怎麼樣一個程度，這標準在今也提得非常之高，所以你就是祇想稱贊他到二十分，你也得在說出口的時候，說他已好到一百分不可。以前所謂的好，到了現在就該稱是實在的，非常好，十分好，那麼說來，我的羨慕兩個字，也不能算是過分估計了他本身的價值。

所以，我羨慕拉比塞，我羨慕師長一樣的羨慕他，這一次並不是名過其實的話，因為，藝術的境界越多，能為師長的標準也愈多。我們不必管小學校有多少級的等級，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不要去做一個小學生。尤其是在這一點，羅馬的凱撒(Caesar)的話是說得很對的。他說：「與其在羅馬當一個第二名，還不如在一個小村裏當一個第一名。」所以我喜歡樹勒羅曼(Jules Romain)，可是我更喜歡戴尼愛(Teniers)。我喜歡大克雷比翁(Crebillon Pere)，可是我更喜歡拉比塞。

我將拉比塞和戴尼愛兩個人名字攔在一起，這並不是偶然碰巧的事。他們二人的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路易十四也曾說，他們兩人天才也頗有相像的地方。第一他們兩人都有着諷刺式的作風，如果我們再仔細的比較一下，就更可以看出他們具有同樣細膩的聲調，同樣正確的表情，同樣活潑的動作。可是這些談話完全引人笑的文章是用什麼作基礎的呢？那還是完全用事實來作為根據。你試將近代所有出名的作品中翻一下，能找出一部比「旅行」更有深刻的觀察的作品，或是

比「憶世者」，或「種葡萄者」更富有哲學性的作品了嗎？好罷，拉比塞正有着十部以上具有那種力量的作品在他的著作之中，試想他既有着那麼高的喜劇天才，也還會沒有那種所謂「提高當代文學標準」的志願和雄心嗎？他在法國國家劇場中不過祇上演了一個劇本：「我」。雖然這地方的氣概多少使他有一點兒胆小而使他的生的特質，不敢儘量的發揮出來，可是那裏却有一幕極動人，極成功的一幕，那就是當那姪女爲了阻止他的叔父去娶一個極年青的女孩子，將她自己嫁了一個年老的丈夫以後所受的痛苦想告訴給他叔父聽。『那麼，他呢，你的丈夫呢？那自私自利的叔父問：——他嗎？他是很幸福了。——那麼還說什麼呢？』

大仲馬自己也沒有找到更好的。

「我」這個劇本是完全成功了。那麼拉比塞爲什麼不再重新嘗試一下呢？難道他那文藝的天才還過不慣那不許他穿了汗衫赤着足而靜止的氣候嗎？我相信它馬上就連靴子和長袍也會過得慣的。無疑地拉比塞決不會和我一樣的相信。所以他

重新將它帶領到熱的地方，在那兒它可以享受着很好的健康，同時有着極豐富的收穫。一切都計算的了，它果然到現在為止一起給了他一百六十多個孩子；其中有的是靠得住的，有的是不大靠得住的，雖然在法律上私生子是不許認親生的父親的，可是我可忍不住在這兒要發這麼一個問題：在拉比塞的作品之中那一部分是和他合作的那些人替他作的呢？

這個問題是格外的有趣，因為大部分的那些跟他合作的人也都是很有思想，而天才豐富的人，同時地們都有單獨的有過很大的成功，可是我會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在他們跟拉比塞合作的作品之中，有些文章的格式和那些跟他一起合作的作品大有不同；而相反地在他的著作之中，無論在什麼地方，處處都有着同一的記號，同樣的標記，千遍一律，極容易辨別得出來，所以這樣看來，這些著作就全是他一人的著作了。用了什麼合作的方法他可以有這樣統一的成就呢？那我可以用很明白地來解釋這一點，因為我曾經和他合作過一個劇本，可惜那不是他最好

的作品！

下面就是我所要解釋的一段事實：

我們曾經一起做過一部很詳細的關於演戲的書。那與其說是我幫着替他用思想，出主意，還不如說是我是處於被動的地位，陪襯着他使他可以有較多的思想，因為他的思想之快實在和潮水般的湧着出來，簡直令我來不及等我自己產生出我的思想來。後來他就請求我允許他讓他一個子來寫這劇本，等寫好了之後再由我複看一遍，並且照我的意思整理一下。我當時就答應了他。於是就將有幾幕的最後幾部分略會改變一下，並且在有些地方分一下段落，那便是我的工作。我不敢說其他和他合作的幾位也和我的工作一般，不過或許大概看起來總也差不了許多。我們知道在任何的結合必定有一個是陽性一個是陰性。這樣說來，拉比塞便無疑地是說屬於陽性的了。

文章的格式便是這個人人格的表現。假使這句話對於一個作者是對的，那便

正應在拉比塞身上。他和他的作品有許多相像的地方，而他的作品也和他有許多相像的地方。無論是在他的生活中，或是他的劇本中，快樂的情緒就和一條河流似的滔滔不絕地，裹着最詼諧的思想和最穩固的理智，最瘋狂的言語與最精密的觀察，一塊兒夾着流出來。他祇須再略為具有一點正經的神氣，和一點道德家所不可缺少的苦味兒，他就可以獲得極崇高的聲譽，他不用鞭子，也不用板子，他不用裝成狠狠的樣子；假如他露着他的牙齒，那除非是爲了笑，絕不是爲了要咬人。他沒有如阿爾薩斯脫(Alceste)所說的那些激烈的怨恨；他就和雷涅(Renan)一般，寫文章就爲了自己娛樂自己，並不是爲了自己要滿足自己。這因爲他是天生的幸福人，就和雷涅一樣——或許更甚於雷涅，因爲他是幸福，不僅他本身是幸福，就連他周圍的人也一齊的感覺到幸福。他的人生從孩提時代睡在搖籃裏起就開始向着他微笑，假使，那生活是不錯的，它必定要繼續向他微笑着，直到最後一刻爲止！

（愛彌爾·奧尼愛 (Emile Augier 1820—89) 是法蘭西十九世紀的戲劇家，在社會劇的進化上和小仲馬佔同樣的地位，他鮮明地反抗浪漫主義的人，排斥戀愛至上主義，他實是代表當時穩健的巴黎人的。他有很多的劇本；第一個時期的作品都是韻文的詩劇；第二個時期是散文的社會劇。）

給老伙伴——陸沉

——代譯者序——

在今年春天，偶而在令姊以芬處見了這本書，借回家去，當晚一口氣讀完了它，後來又連看了兩三遍，想譯一下，你也很慫恿我，但爲了心緒不寧，好幾次執了筆，又放了下去。

暑期中，你走了，我還未曾動筆，一直到你去後月餘，因腿病，行動不便，無聊，乃決意譯書，當我病腿恢復自由運動時，譯稿也很草率地完成了。

可是因着忙和懶，始終沒有整理出來，後經戈戈兄閱讀後，決分幕刊載于戲劇雜誌，乃稍加整理，第一幕發表于三卷四期，第二幕發表于三卷五期，刊載後，接獲讀者來函，要求提前發印單行本，決意中止刊載。

「貝禮勳先生的旅行」(Le Voyage de Monsieur Perrichon) 是法國拉比塞 (Eugene Labiche 1815—88) 編的(並由瑪爾敦Martin與之合作)，法國十九世紀末的產物。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裏，我們可以看到各種通俗劇，在這一類的作家裏，最受歡迎的要推沙度 (Victorien Sardou)，和沙度齊名的便是拉比塞，生平著作在一百篇以上，他的劇本集共十卷，「貝禮勳先生的旅行」是拉氏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

這劇本，是純粹的喜劇，談諧的多，機警的刺銳，對白的漂亮，劇情的雋永，都使它歷久不衰地受着普遍的歡迎，也就是最值得我們玩味的幾點。

一國的文字，搬為另一國的文字後，無疑地，是要減色的，尤其是給一個像我這樣無經驗的人來譯。可是當我想起了柴霍甫的話：「上帝造狗原是要它叫的，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小狗不能因為有了大狗就不叫」。我很大胆的印了

出來。

這兒，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一樁趣事，劇本中：貝禮勳先生拿 *Boe* (海) 寫作了 *Boe* (母)，祇多了第一個「E」字上的「重音記號」和末尾的一個「E」字，在中文裏「海」字和「母」字也祇相差三點水，一小一撇和一小劃；但不同的是在法文上：「母」字比「海」字繁，在中文裏：却「海」字比「母」字筆劃多。因此貝禮勳本來多寫了幾筆，現在却少寫了幾筆。我相信，這在譯了出來，也會有同樣的效果，不然的話，如果在中文裏「母」字和「海」字跟本風馬牛不相及，那就未免減色了。——這也加強了我譯的決心。因為這也是劇本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這劇本的上演性，也許是不大濃厚，將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告訴我們，本劇的讀者是超過了觀眾幾十倍，尤其是在美國，中等學校和專科學校拿來作研究法文的必修教本，在上海，也有幾個拿英文作第一外國語的大學，是拿本書作法文爲第二外國語時的第四學期的教本。

這是我第一次譯多幕劇。謹懷着赤誠的心，期待指正和批評。

沉兄，你的鼓勵！于伶先生，戈戈兄，舟順兄的指示，汪濟兄代譯愛彌兒，奧尼愛的「拉比塞戲劇全集」序，以及其他每一位關心的人，是使我永不能忘記

一九三九年

劇中人物：

- 貝禮勳……………製馬車商人
- 瑪蒂安……………軍官
- 馬耀良……………公司職員
- 亞爾猛……………銀行家
- 達尼愛……………船公司經理
- 約瑟甫……………瑪蒂安的僕人
- 瓊……………貝禮勳的僕人
- 貝太太(卡洛麗納)……………貝禮勳的太太
- 恩利愛特……………貝禮勳的女兒
- 旅店主人
- 嚮導員

鐵路職員數人

搬夫(站內及站外的)數人

賣書婦人

旅客數人等

全劇佈景：

第一幕……………火車站

第二幕……………旅舍內

第三幕……………貝禮勳家的客廳

第四幕……………花園內

第一幕

景：

巴黎(Paris)，里昂(Lyon)鐵路線上的一個火車站——舞台後面正中：設進出品驗票處，裏面是候車室；在後面右邊是賣票處，在後面左邊是長凳，右前面設賣食物處，左前面賣書籍處。

馬
(散步，不耐煩地)貝禮勳還不來！我已等了他一小時……在今天，他是一定要同他的太太，女兒到瑞士去……(憂憤地)馬車製造商人們要到瑞士去，他們有四千斤(註一)的進款！他們有馬車！這是什麼世界！至于我，我賺二千四百佛郎……一個勤勞而聰明的職員永遠伏在他的寫字檯上……今天，我請了一天假……我說我值差……我一定要在貝禮勳啓程前見到他……我要請他借我三個月的進款……陸百佛郎！他將顯出了不起的樣子……擺一些架子！

……一個製馬車商人！很可賤的！他總是不來！人家說他是故意這樣的！

（向一個搬夫，他是跟在旅客後面的）先生……到里昂去的火車什麼時間開？……

搬（很快地）請向職員問（他從左邊下）

馬 謝謝……鄉下人！（向賣票處的職員）先生，到里昂去的火車什麼時候開。

職（很快地）這不管我事，請看佈告。（他指一個在左邊台後的佈告）

馬 謝謝……（傍白）他們都很有禮貌在他們的職務上，假如你從來沒有到過我們的辦公室，你！……看佈告吧！……（左邊下）

（職員，貝禮勳，貝太太，恩利愛特從右邊上）

貝 在這兒，我們不要再分散了！我們會找不到的……我們的行旅在那兒？……

（向右面看，在台後）啊！很好！誰有雨傘？……

恩 我，爸爸。

貝 還有手提箱？……外衣？……

太 在這兒！

貝 還有我的草帽？……它掉在馬車裏啦！（預備去找又停了下來）啊！不是的！在我手裏！……天啊，我太熱了！

太 這是你的錯……你催促我們，你擾亂我們……我不喜歡這樣的旅行！

貝 動身總是麻煩的……當我們得了休息……等在這兒，我去買票……（拿草帽給恩利愛特）拿了，我的草帽……（向賣票處）三張里昂去的頭等票？……

職 （很快地）還沒有開，還有一刻鐘！

貝 （向職員）哦！對不起！這是我第一次旅行……（回到妻子處）我們來得太早了。

太 剛才！當我同你說還有時間……你却連早飯都不讓我們吃！

貝 到得早總好一些……我們可以看看車站！（向恩利愛特）很好，小女兒，你高

奧嗎？……我們就要走了？……還有幾分鐘，像奇奧默·梯兒（Quintarino）（註二）的箭一樣快，我們很快地經過阿爾卑斯（Alpes）山！（向妻）你帶了望遠鏡沒有？

太 帶了！

恩 （向父）沒有錯吧，旅行，你至少已答應了我兩年了。

貝 女兒，這好像賣掉我的土地一樣……一個商人不能很隨便地叫他在寄宿舍裏的女兒出來……因此，我等你畢了業，才給你領略自然界的景色，補充你所受的教育。

太 啊！是不是你還要繼續講下去？

貝 什麼？

太 你在車站上作長篇大論！

貝 我並不作長篇大論……我教育我的孩子（在袋中拿出一本小冊子給女兒）拿了

，女兒，這本小冊子是我爲你買的。

惠 做什麼？

貝 一面記帳，一面寫印像。

惠 什麼印像？

貝 我們旅行的印像！你寫，我，我講。

太 什麼！你預備做一個當代的作家？

貝 我並不想做作家……但我覺得每一個人總有些思想，描錄在小冊子上！

太 這將是很美觀的！

貝 (榜白)她總是這樣，每一次當她沒有喝咖啡。

太 (推了一部裝行李的小型運貨車)先生，這是你們的行李，你要不要拿它去過

盪？……

貝 當然！但我預備先點一下……因爲，當人家知道是……一個，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六個，我的太太，七個，我的女兒，八個，連我，九個，我們是九個。

搬 拿去！

貝 (跑到舞台底面) 我們快些！

搬 不是那兒，是走這兒！(指左面)

貝 哦！很好！(向妻女) 在這兒等我？……不要走散了！(跟了搬夫跑出去)

恩 可憐的爸爸！他是多麼辛苦

太 他好像一個昏亂的人！

達 (上，後面跟了一個搬夫，替他拿箱子)。我還不知道我到那兒去，等一等吧

？(望見恩利愛特) 是她，我沒有弄錯！(他向恩利愛特招呼，她也向他招呼)

太 (向女兒) 這位先生是誰？……

恩 這是一個年輕人，他同我在第八區的跳舞場裏跳過舞。

太 (活潑地) 一個會跳舞的人! (她向達尼愛招呼)

達 太太!……小姐!……多麼巧，……太太們是要動身?……

太 是的，先生!

達 太太們到馬賽(Marseille)去，不錯吧?

太 不是的，先生!

達 到尼斯(Nice)，也許?

太 也不是的，先生。

達 對不起，太太……我想信……假如需要我的話……

搬 (向達尼愛) 先生! 你祇有時間照顧行李了。

達 這是真的! 走吧! (傍白) 我要知道她們到那裏去……在我買票以前…… (招呼)

呼) 太太……小姐…… (傍白) 她們走，這是已決定的! (左邊下)

太 他很好，這年輕人!

亞 (拿了一個手提箱上) 拿我的箱子放在行李一起……我再來找你 (望見恩利愛特) 是她(他們互相招呼)

太 這位先生是誰?

恩 這也是一個年輕人，他同我在第八區的跳舞場跳過舞。

太 很好！他們都是到這兒來找你的？……不管，這也是一個會跳舞的人！(招呼) 先生……

亞 太太！……小姐！……多麼巧……太太們是要動身？

太 是的，先生！

亞 太太們要到馬賽去，不錯吧？

太 不是的，先生！

亞 到尼斯也許？

太 也不是的，先生！

亞 對不起。太太……我想信……假如需要我的話……

太 (傍白) 這樣看起來，他們都是一樣的。

亞 (傍白) 我不再講了……我拿我的行旅去過磅……我再來！(招呼) 太太……小姐……

太 他很好，這個年輕人！但你父親在幹嗎啊？我的腿吃力極了！

馬 (從左上) 我弄錯了，這次車要在一小時以後開！

恩 什麼，馬耀良先生！

馬 (傍白) 去瞧瞧吧！

太 你！爲什麼不在辦公室裏？

馬 我請了一天假，好太太；我不能讓你們動身不來送一下！

太 什麼，你爲了這來！啊，你是多麼可敬！

馬 但我沒有見到貝禮勳先生！

恩 爸爸在弄行李。

貝 (跑進來) 先要買好票子！很好！

馬 啊！看！早安！好朋友！

貝 (十分急迫) 啊！是你！到這兒來是很可敬的！……對不起！我應去拿票子
(他離開他)

馬 (傍白) 他很有禮貌！

貝 (向賣票處職員) 先生，他們不讓我拿行李過磅，在沒有拿到票子以前！
職 還沒有開！等一會兒！

貝 『等一會兒』，那邊，他們要我『快些』(措額)我出汗了！

太 我，我再也站不住了！

貝 很好，請坐！(指左後面)這是凳……你們却喜歡像哨兵一樣呆立着。

太 這是你自己同我們說的：『等在這兒』，你還沒有做完。你真是太不中用！

貝 這兒，卡洛麗納！

太 旅行，我已受得夠了！

貝 人家知道你還沒有吃過咖啡！這兒，去坐吧！

太 好的，但你也快些啦！（她和恩利愛特一起去坐）

馬（傍白）多麼有趣的事！

貝（向馬）總是這樣，當她沒有喝咖啡……這位馬耀良先生！你到這兒來是很可敬的！

馬 是的，我預備同你商量一件小事。

貝（分心）我的行旅還在那邊的桌上……我很擔心！（高聲）這位馬耀良先生，你到這兒來是很可敬的！（傍白）假如我過去！……

馬 我有些小事請求你。

貝 對我？……

馬 我要搬家……假如你願借我三個月的薪水……六百佛郎。

貝 什麼！這兒？……

馬 我相信我能夠照期完全歸還你借給我的錢。

貝 並不是爲了這個！

馬 對不起！我保證它……六月八號我可以去取船公司股票的股票；我有十二股……並且假如你不想信我，我拿股票給你作擔保品。

貝 這樣兒，多麼優！

馬 (冷酷地) 謝謝！

貝 爲什麼你在我動身的時候來商量這件事。我祇帶了途上必需的錢。

馬 總而言之。假如你不便……我們不談它吧。我去問高利貸者去借五厘(註三)一年的錢……我也不致于逼死的！

貝 (拿皮夾) 看這兒，請不要發怒！……這是你的六百法郎，但你不要同我妻子

講。

馬 (拿鈔票) 我知道！她是很小氣的！

貝 什麼！小氣？……

馬 我是說她很經濟！

貝 這是應當的，我的朋友！……這是應當的！

馬 (冷酷地) 好吧！這六百法郎是我向你借的……再見！(傍白) 多麼麻煩！爲了

六百法郎……這是夠到瑞士去的！……製馬車商人們！……(他消失在右面)

貝 很好！他走了！他並沒有說謝謝！但在他心內，我想他很喜歡我！(望見

買票處開門) 啊！他們已在買票了！(他走入欄干，撞到五六個排齊了等買

票的人)

一個旅客 當心一點，先生！

職 (向貝) 順着你的次序，你！在那兒！

(傍白)還有我的行李!……我的妻子!……(他排在最後一個)

(軍官上，後面跟了約瑟甫拿了手提箱)

軍 你已經聽清楚了沒有?

約 是的，隊長。

軍 假如她問我在那兒?什麼時候我回去?你說你不知道……我再不願聽人說她。

約 是的，隊長。

軍 你對亞妮丹(Anie)說什麼都完了，……完了……

約 是的，隊長。

貝 我已有了票子!……快些!到行李那裏去!到里昂去!(他跑了)

軍 你已經瞭解了沒有?

約 除了你個人的關係，隊長，走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軍 爲什麼?

約 因為在你回來的時候，隊長，會和亞妮丹小姐重新和好的。

軍 噢！

約 因此，同不願離開她一樣；調停對於隊長也是很好的方法。

軍 啊！這一次，是嚴重的？亞妮丹是的確不配受我給她的愛情和恩惠……在我回來時，我將調整一下我的事……再見！

約 再見，隊長！

軍 (走近買票處又回來) 啊！你寫信到日內瓦給我，你給我關於她身體健康的
新聞。

約 (詔諛) 隊長是最好不過的！

軍 還有，你對我寫，假如有人知道我動身而悲傷……假如哭……

約 是的，隊長。

軍 討厭！她！亞妮丹！

約 你已經同她和好了，隊長！

軍 沒有！

約 這已是第八次了……

軍 走吧，是的！給我手提箱，並寫信到日內瓦給我……明天或是今兒晚上！
再見！

約 一路平安，隊長！（傍白）他在八天以後回來！唉！女人們！男人們！……

（他下——隊長買票後走向待車室）。

太 （和女兒一同走起來）我坐得很累了！

貝 （跑來）究竟！是完了，我已有了票，行旅也過過鏟了！

搬 （推了一輛空的運貨車，向貝禮勳）先生……請不要忘記運貨人……

貝 啊！是的……等一等……（和妻女商量）給他多少，十個子兒？……

太 十五個。

太 二十個。

貝 好的……去吧！二十個子兒（給他）拿了，僕歐。

搬 謝謝，先生！（下）

太 我們進去吧？

貝 等一會……恩利愛特，拿你的小冊子，寫。

太 已經預備好了！

貝（念）付帳；馬車，兩個法郎，車票，一百七十二法郎半……搬夫，一個法郎。

恩 記好了！

貝 等一等！印像！

太（傍白）他太討厭了。

貝（念）再會吧，法蘭西……國家中的皇后！（停頓）我的草帽……丟在行李一起

了！（他預備跑）

太 不是的！在這兒！

貝 啊！是的！（念）再會吧，法蘭西！國家中的皇后！（開車鐘聲響，許多旅客走了過去）

太 這是開車的鐘聲！你將使我們趕不到車嗎！

貝 進去吧。等會我們再寫完它！（職員等在檢票處檢票，貝禮勳和妻女爭吵。

最後他在袋內找到了車票。他們走進待車室）

（達尼愛買了票進來，亞爾猛拍他，他也是買了票來的）

亞 看好了！

達 你也小心點！

亞 達尼愛！

達 亞爾猛！

亞 你要走？

達 立刻！你呢？……

亞 我也是！

達 這真有趣！我們一起走！我有最好的雪茄煙……你到那兒去？

亞 實在，我的朋友，我還不知道。

達 什麼！這很奇怪？我也沒有！我買了一張到里昂去的票。

亞 真的！我也一樣！我預備跟隨一個可愛的小姐。

達 什麼！我也是。

亞 馬車製造商人的女兒！

達 貝禮勳！

亞 貝禮勳！

達 這是一樣的！

亞 但我愛她，可愛的達尼愛！

達 我也同樣愛她，可愛的亞爾猛！

亞 我要娶她。

達 我，我要向她求婚……這許多都是差不多的。

亞 但我們不能兩個人同時娶他！

達 在法國，是禁止的！

亞 怎麼辦？

達 這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們都在火車上……愉快地繼續我們的旅行……想方法

去追求……使她愛我們，各人走各人的路！

亞 (笑) 這是一個競爭？……一個比賽？……

達 一個正直的決鬥……友愛的……假如你得勝……我就認輸……假如我得到了

，你也不要怨恨我。這對嗎？

亞 是，我贊成。

達 握手，在開始戰爭以前？

亞 握手，在戰爭以後。（互相握手）

貝 （從台上跑進來）我同你說我還有時間。

達 什麼！我們的岳父！

貝 （向賣書的人）太太，我要一本書爲我的太太和女兒……一本書不講戀愛，錢，政治，結婚，死。

達 （傍白）祇有「魯濱遜漂流記」！

賣 先生，我有這樣的書（她給他一本書）

貝 （念）「莎納河邊」；兩個法郎！（付錢）你要爲我擔保裏面沒有無意識的事？（

聽見鐘聲）啊！惡魔！再見，太太。（跑去）

亞 跟他！

達 跟！這是一樣，我要知道我們到那兒去？……（許多旅客跑過）。

——幕——

第二幕

景：

在蒙當凡(Mohraver)靠近冰海的一個旅舍內

舞台後面：右邊是通外面的門，左邊是窗，可以望見山上的雪；右前面

：門和很高的火爐架；左前面：桌子（上面放着旅紀念冊）和門

（幕啓時：亞爾猛，達尼愛坐在桌子前進餐，旅店主人，嚮導員也在場）

旅 先生們，要些別的東西嗎？

達 立刻……拿些咖啡來……

亞 給嚮導員吃些東西；等會我們到冰海去。

旅 來吧，嚮導員。（從右邊下，嚮導員跟在後面。）

達 好嗎！親愛的亞爾猛？

亞 好嗎！親愛的達尼愛？

達 我們的計劃差不多決定了，我們開始攻擊。

亞 我們第一點值得注意的便是和貝禮勳全家在同一節火車裏；那個父親已經脫過他的帽子。

達 我們已經拿「和氣」跟「小心眼兒」轟擊過他們。

亞 你借過你的報給貝禮勳先生，他在上面睡過……反過來說，他也借給過你「莎納河濱」，一本有圖畫的書。

達 你，在梯濃（Dion）你捲起活動車簾，它是很麻煩的，這使你覺得疲勞。

亞 是的，但那個母親拿巧克力糖補償過我。

達 饞嘴！……你是爲了吃。

亞 在里昂（Lyon），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裏……

達 還有那個父親，當他碰到我，總是說：「啊！多麼巧！……」

亞 在日內瓦 (Geneva)，同樣遇見了……想不到的……

達 在熱莫尼 (Chamonix)，同樣的處境，貝禮勳總是說：「啊！多麼巧！」

亞 昨天晚上，你知道他們一家要到冰海去，你到房間裏來找我……在一早……這是一個紳士的舉動！

達 這在我們的節目單上……和平的決鬥……你要不要炒蛋？

亞 謝謝……我親愛的，我應當預先對你說……正直地，從查龍 (Chalon) 到里昂，貝小姐對我望過三次。

達 我，四次：

亞 惡鬼！這是很嚴重的！

達 這，總之比不望我們的好……我想信在現在，她愛我們兩個……這也許會維持得很長久的，幸運地我們都是很空的。

亞 啊！說給我聽，你怎麼能夠離開巴黎，一個船公司的代表人？

達 ……公司的資本二百萬。這是很簡單的；我向自己請了一次假，並沒有不答應……我有很好的職員；郵船可以單獨開出，我希望六月八號回巴黎發股息……至于你？……一個銀行家……我覺得你是不適於遠行的？

亞 哦！銀行裏並不忙……我祇加入股本却保持我個人的自由，我是銀行家……

達 演說家！

亞 我不像你，下月八號巴黎有事。

達 在這期間內，我們將決鬥一下……

亞 決鬥！兩個好朋友……有時候我有放棄的意思；但我實在太愛恩利愛特了……

達 這是很簡單的……我也預備這樣向你表白，不說笑話……在查龍，我厭倦追

求，但我又注視她了。

亞 她是多麼美！

達 多麼甜蜜！

亞 多麼金黃的頭髮！

達 沒有再比她更美的金黃頭髮；還有眼。

亞 我們多麼的愛她。

達 因此，我留在這兒。

亞 哦，我知道你了。

達 幸運得很！這是一個快慰，當你多一個對手！（握手）可愛的亞爾猛！

亞（同時）達尼愛！很好！貝禮勳先生還沒來。是不是變更了遊程？假如我們失掉了他們？

達 惡魔，他是順着心兒的，一個老實人……前天他約我們到番納（Farnay）去散

步，我們預備去找他。

亞 在這個時候，他到羅柴納（Lausanne）去了。

達 這樣的旅行是很可笑的！（看見亞爾猛立起）你到那兒去！

亞 我不能夠太靜，我厭煩到這些女人面前。

達 還有咖啡？

亞 我不要了……再見（他很快地在底部走出）

達 多麼英俊的孩子！這是勇敢，這是火……但他不知道生活的享受，他不吃咖啡就走了（叫）來呀……旅店主人！

旅 （上）先生！

達 咖啡，（旅店主人出。達尼愛燃紙煙）昨天我預備替岳父點火……但沒有成功……

旅 （捧上咖啡）先生預備好了。

達 （坐在桌子後面，火爐前面，一個腿攔在亞爾猛坐過的椅子上）把這椅子拖近些……很好……（他指另外一只椅上，把另一隻脚也攔上）謝謝！可憐的亞爾猛！他在路上跑，他，在太陽底下……至於我，我靠在這兒！我們這兩個人誰

先達到？我們有「龜兔賽跑」的寓言。

旅 (給他一冊旅客紀念冊) 先生，要不要寫一點東西在旅客紀念冊上？

達 我？……我從來不在休息過後寫，休息前也很少……看看上面高雅的句子和

旅客吧(他翻書，念)『我從來沒有這樣傷風過』簽名：『一個傷風的旅客……』

(他繼續翻)『多麼愉快去贊美自然界的偉大，在妻子和姪女的旁邊！……』簽

名：『馬拉蓋……』我時常這樣問：為什麼法國人在自己家裏都是很聰明的，

在旅行時是這樣的愚笨！(外面有聲音及騷動)

旅 啊！天啊！

達 什麼事？

(貝禮勳上，扶住了他的太太和嚮導員，亞爾猛，恩利愛特同上)

亞 快些，水！鹽！醋！

達 遭了什麼事？

恩 我父親差一點要跌死。

邊 這可能嗎？

貝 (坐)……我的妻！……我的女兒！……哦！我覺得好一些！

恩 (給他一杯糖湯)拿了！……喝吧！……這會使你好的……

貝 謝謝……怎樣跌的！(喝)

太 這是你自己的錯……要騎馬，一個家長，再帶了踢馬刺。

貝 踢馬刺算不了什麼……這匹馬太容易受驚了。

太 你不知不覺刺了牠一下，牠向上跳了……

恩 假如亞爾猛先生不來……我父親就要在山谷中掉下去。

太 他(指亞)早已在了……我見他(指貝)旋轉得像個球……我們就發出了呼救

的聲音……

恩 這時候，先生很快地過去。

太 憑着勇氣，鎮靜，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因為沒有你，我的丈夫……我可憐的朋友……（她忽然嗚咽）

亞 他沒有一點危險了，放心吧！

太 （繼續哭）不是的！這我覺得很好！（向他的丈夫）這使你學到帶踢馬刺，（嗚咽更甚）你不愛你的家！

恩 （向亞）允許我，替母親向你道謝，我將永遠記住今天的紀念……永遠……

亞 哦！小姐！

貝 （傍白）在我這方面！亞爾猛先生！……不，不客氣一點叫你亞爾猛！

亞 好的！

貝 亞爾猛……給我手……我不會說話，我……但這舉動，將在貝禮勳心中佔一位置！（握手）我祇對你說這些！

太 謝謝……亞爾猛先生！

恩 謝謝！亞爾猛先生！

亞 恩利愛特小姐。

達 (傍白)我現在才知道，我不應該喝咖啡！

太 (向旅店主人)你叫他們再駕馬，我們都坐馬車去……

貝 (立起)但我的朋友你想信我，我是一個很好的騎士……(發出聲音)啊嚏！

全體 什麼？！

貝 什麼都沒有……你們重新駕馬吧！

太 休息一會吧；再見，亞爾猛先生！

恩 再見，亞爾猛先生！

貝 (強烈地和亞爾猛握手)等會見……亞爾猛！(發出第二次聲音)啊嚏！……我

握得太緊了！(他在左邊下，跟在妻女後面)

亞 你對於這覺得怎樣，可愛的達尼愛。

達 你預備怎樣？這是好機會！你救了父親，你利用山谷，這不在我們的節目單中！

亞 這很明顯的是巧……

達 父親叫你亞爾猛，母親哭，女兒對你說許多情感的話……這都在蒲衣 (Bouilly) (註四) 先生的書上學來的……我是失敗了，這很清楚！我祇能向你屈服了！

亞 好了！你說笑話。

達 我並不說笑話，今天傍晚，我到巴黎去……

亞 什麼？

達 你又找到了你的朋友……他祝你有好運氣！

亞 你走！啊！謝謝！

達 這是從心底裏發出來的話！

亞 啊！對不起！取消我的提議！…… 在你爲我犧牲之後。

達 我？我們聽清楚了……我不爲你犧牲一點。假如我收回，我不想信沒有一些成功的機會，因爲，直到現在，假如有一點發現……即使很小，我留在這兒。

亞 啊！

達 這是奇怪的嗎！自從恩利愛特望我似後，我覺得我更愛他了。

亞 我知道這個……同樣，我不要求你做我想請你做的事。

達 什麼事？

亞 不，沒有什麼……

達 說……我請你。

亞 我想過……因爲你要走，我請你去看貝禮勳先生，同他講幾句我的地位和希望。

達 啊！惡鬼！

亞 我不能自己去做……也許他以為我是向他索取代價。

達 總而言之，你要我替你去講？知道嗎？你要求我的是很新奇的？

亞 你不同意。

達 啊！亞爾猛！我答應！

亞 我的朋友！

達 你承認我是一個很好的，小的敵人，一個敵人他去要求（貝禮勳的聲音在台

後）我聽見岳父！快去同他點一個火，再來！

亞 真的！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

達 靜一點，我要鼓動他向你報恩的心（亞從台後下）

貝（進……傍白）但的確是他救我的！的確是他救我的，他在貝禮勳的心中……

我同他說……

達 貝禮勳先生……你覺得好些嗎？

貝 啊！我都復原了……我已喝過三小杯的糖汁酒在一個喝水杯中，在二刻鐘以後，我希望再到冰海上去玩耍，你的朋友不在這兒？

達 他剛出去。

貝 這是一個正直的年輕人……女人們都喜歡他。

達 哦！什麼時候她們認清楚了！一個高超的心！誠懇，忠直，謙虛！

貝 哦！這是很少有的。

達 還有他是一個銀行家……他是一個銀行家！……

貝 啊！

達 車爾納，戴魯吸(Turneps Desroches)公司的一個股東，這是很光榮的，給一個銀行家救起來……因為總而言之，他救過你！……哼！……沒有

也。……

貝 的確……的確……這是很值得欽佩的！

達 什麼，可敬！

貝 是不是你預備減少他這件事的讚賞？

達 打一個譬喻。

貝 我的感謝將和我生命一樣，像貝禮勳的心跳一樣長久。但是，在我們中間，他對我的服務並沒有像我的妻子和女兒所說的那樣偉大。

達 (奇怪)哦！

貝 是，她們太感動，但，你知道，女人們……

達 索亞爾猛救你的時候，你是不是滾了下去……

貝 我滾下去是真的……我發見一個大的松樹，我抓住了它；當你朋友來時，我早已抓住了。

達 什麼，什麼！……

貝 此外，我並不減少我感激他的好意……我希望再見他……說明我的感激……
今年冬天我預備請他。

達 (傍白) 一杯茶！

貝 這並不是第一次危險發生在這個地方……這是失足……旅店主人同我說過，
去年，一個俄國人，是個公爵……騎得很好的馬！……因為我的太太說過，
可見這並不關係踢馬刺的！……掉在這一個洞裏。

達 是真的？

貝 他的嚮導員把他救了起來……你看人家也會救。俄國人給了他一百法郎。

達 這是很好的買賣！

貝 我想信！同時這也祇值這些！

達 不再多一個子兒。(傍白) 哦！我不走了。

貝 (立) 嚮導員還不來。

達 是不是太太們都預備出去？

貝 不……她們不來：你知道？但我爲你打算……

達 亞爾猛呢？

貝 假使他要同我在一起，我也不會拒絕他。

達 (傍白)亞爾猛先生！再隔一會兒，他(指貝)將不歡喜他(指亞)了。

旅 (從後面上)先生……

貝 嚮導員呢？

旅 他在門外……那是你的靴子。

貝 哦！是的！這地方是很滑的……因爲我再不要人家的援助……

旅 (給他旅客紀念簿)先生寫一些東西在旅客紀念冊上？

貝 一定的……但我不願寫很平凡的東西……我應當……一點思想！……一點美

麗的思想(還書給旅店主人)我去穿靴子(向達)一會兒我就來。(從右邊下)

旅店主人跟在後面)

達 (二個人) 這個馬車商人是一個忘恩的寶庫。是的。寶庫是屬於找尋的人，民
法七百十六條。

亞 (在舞台底門口出現) 好嗎？

達 (傍白) 可憐的孩子！

亞 看到他了嗎？

達 看到了。

亞 同他說了沒有？

達 說了。

亞 噢，你替我請求了！

達 沒有。

亞 爲什麼！

達 在你我之間——我們是可以很坦白地說的，可愛的亞爾猛，我不再走了，我繼續決鬥。

亞 (奇怪) 啊！變了！……允許我向你問使你改變的原因嗎？

達 原因……我有一個很有力的……我想信我會成功。

亞 你？

達 我預備走和你不同的路，會達到得快一些。

亞 這很好……這是你的權利……

達 但這決鬥依舊是和平的和友誼的！

亞 很好。

達 這是一個很勉強的「很好」！

亞 對不起……(拿他的手) 達尼愛，我答應你！

達 好得很！(立)

貝 (上)我已好了……我穿好靴子……啊！亞爾猛先生

亞 受驚以後，你已復原了沒有？

貝 完全！不要談這小事情吧……牠已過去了！

達 (傍白)過去了！他比自然更真實……

貝 我們到冰海去……你同我們一起去嗎？

亞 我有些吃力……我希望你允許我休息一下……

貝 (興奮)十分好、不必介意！向進來的旅客主人)哦！先生，給我旅客紀念冊

。(他在右面坐下就寫)

達 (傍白)好像他已想到了美麗的思想……

貝 (寫好)寫完了……是這個！(得意地讀)『人是多麼小，在冰海上望起來』！

達 很好！這很有力量！

亞 (傍白)小人！

貝 (謙虛地) 這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到的感覺。

達 (傍白) 字也寫錯了；他拿冰海的「海」字寫成了「母」。

貝 (給旅店主人未關閉的旅客紀念冊放在點上) 拿了！寫好了！

旅 嚮導員拿了游山杖在等你們。

貝 來，我們走吧！

達 走吧！(達尼愛和貝禮勳出，旅店主人跟在後面)

亞 達尼愛的改變多麼奇怪！太太們都在那兒……她們不能長途跋涉，我要去找

她們……向她們說話……(坐在火爐旁，拿一張報看) 我等她們。

旅 (在台後) 這兒走，先生……

軍 (進) 我祇歇一分鐘，我再到冰海去……(坐在桌子旁，上面放揭開的旅客紀

念冊)，替我拿些酒來。

旅 (從右邊出) 馬上就來，先生。

軍 (發見旅客紀念冊) 啊！啊！旅客紀念冊！看看！…… (念) 「人是多麼小，在冰母上望起來！……」 具名「貝禮勳」…… 母！這位先生寫錯了字。

旅 (拿了酒) 這兒，先生。(放在桌子左邊)

軍 (剛在旅客紀念冊上寫) 噢！旅店主人……

旅 先生。

軍 今天你的客人裏面，有沒有亞爾猛這個人……

亞 唔？……是我，先生！……

軍 (立起) 你，先生！…… 對不起，(向旅店主人) 請離開我們。(旅店主人出) 你

真是軍爾納，戴羅呢公司的亞爾猛先生，我很榮幸地能和你談話。

亞 好的，先生……

軍 我是軍官瑪蒂安(他坐在左邊，拿了酒)

亞 啊！這很好！…… 但我似乎不認識你…… 軍官。

軍 的確？我要告訴你，爲了一張期票，你很客氣地控告我，這是我當心用出來的。

亞 一張期票！

軍 你不但控告我，而且還出拘票拘我。

亞 這是可能的，軍官，但這不是我做的，這是公司做的。

軍 同樣，我一些不怨恨你，……和你的公司……單單，我要對你說：我離開巴黎並不是要逃避。

亞 我並不疑惑。

軍 相反他！……當我回到巴黎，在十五天以內，也許不到……我通知你，我要你將我送到克利希(Clichy)牢中去，越快越好……

亞 你說笑話，軍官……

軍 一點也不開玩笑！……我求你好像替我服務一樣。

亞 我承認我不懂……

軍 (他們立起) 天啊！我自己也好像不能解釋給你聽……原諒我，你沒有結過婚嗎？

亞 是的，軍官。

軍 噢！這樣！我能向你解釋了……我不幸地有種缺點……我談愛。

亞 你？

軍 這是很奇怪的，在我這樣的年齡，是不是？

亞 我並不說這個。

軍 啊！你不必介意！我給一個年輕女子迷惑了，她常常笑我！……我要離開她，我走了，走了二百里路；我到了冰海……但我不能決定在今天晚上不回到巴黎去……這是最奇怪的！……五十歲談愛……你知道……這好像一種瘋病
沒有藥可治愈它。

亞 (笑) 軍官，我不需要知道了這些才撤回控訴……我立刻寫信到巴黎去……
軍 (很快地) 不是這樣！不用寫！我希望關起來，這也許是一種醫治的方法。我還沒有試過。

亞 但，這。

軍 允許我！我這一方面有法律存在。

亞 好吧！軍官！因為你要。

軍 我請你……熱忱地……當我回來時……我給你一張卡片，你能夠辯證……在十點以前我不出去。(招呼) 先生，我很幸運能夠同你認識。

亞 但，這是我應當這樣說，軍官……(他們招呼，軍官從後面走出去)

亞 幸運地！他不是平凡，這個人！(望見貝禮勳太太從左面上) 啊，貝禮勳太太！

▲ 怎樣！你一個人，先生？我以為你同那些先生們在一起。

亞 我在去年已經來過了，我請求貝禮勳先生允許我同你們在一起。

太 啊？先生。（傍白）他真懂得世情！……（高聲）你很愛瑞士？

亞 噢！你應當出去走走！

太 啊！我，我不喜歡住在這兒：山谷和山太多了：我的家在蒲斯（Roance）。

亞 啊！我知道……

太 靠近愛當潑（Etampes）……

亞 （傍白）我們在愛當潑有個代理人，這將是一種關係。（高聲）在愛當潑你不認

識潘克萊（Piglety）先生嗎？

太 潘克萊！是我的堂兄！你認識他？

亞 很熟識（傍白）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太 多麼有趣的人！

亞 啊！是的！

太 這是很不幸的，他有一種缺陷！

亞 實在的……這是很不幸的！

太 在四十七歲耳聾了！

亞 (傍白)什麼！他是雙子，我們的代理人！所以他從來沒來回覆過我的信。

太 這是很奇怪的嗎？救我丈夫的是潘克萊的朋友！……世界上真是無巧不有。

亞 有許多料不到的事；人家常常以為是巧。

太 啊！是的……人家常常以為……(傍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亞 所以，太太，我們在鐵路上的遇見，後來在里昂，後來在日內瓦，在熱莫尼，這兒也是，你以為這都是巧嗎？

太 在旅行時，人們常會遇到的……

亞 一定的……尤其當人們找尋的當兒。

太 什麼？

亞 太太，不允許我再這樣演戲下去了；我告訴你實情吧，爲了你們，爲了你的女兒。

太 我的女兒！

亞 你能原諒我嗎？當我看見了她，我很感動，喜歡……我知道你們到瑞士……我也走了。

太 這樣說，你跟我們麼？

亞 一步一步地……你覺得如何……我愛……

太 先生！

亞 啊！你想信我。我真誠地，謹慎地像人家愛一個年輕女子，預備娶她作妻子一樣。

太 (失魂地，傍白) 求婚！貝禮勳不在這兒！(高聲) 一定的，先生……我很喜歡……不，並不是拍馬……因爲你的態度……你的教育……潘克萊……你爲

我們的服務……但貝禮勳先生出去了……到冰海去了……等到他回來時……

恩 (很快地進來) 媽媽!……(停) 啊! 你和亞爾猛說話嗎?

太 (震動) 我們說話，這是說，……我們談潘克萊! 先生認識潘克萊，是嗎?

亞 是的，我認識潘克萊!

恩 啊! 很好!

太 (向恩) 啊! 你的頭髮怎麼了!……你的衣服，你的領圈! (低聲) 你，把它整理一下!

亞 (驚奇) 這是什麼一回事? (外面有叫聲和騷動)

太 啊! 天啊!

亞 這些聲音!……

(貝禮勳上，達尼愛由旅店主人和嚮導員扶上)

貝 (很快地) 快些! 水! 鹽! 醋! (他使達尼愛坐下)

全體 什麼一回事？

貝 一樁可怕的事情！（停一停）給他喝，擦他的太陽穴！

達 謝謝……我覺得好些了。

亞 發生了什麼事？……

達 假如沒有貝禮勳先生的見義勇為……

貝 （很快地）不，你！不要這樣說！……（述說）這很可怕！……我們在冰海上

……白山（Le Mont Blanc）看起來是平靜和莊嚴……

達 （傍白）像在背戴拉梅納（Theramine）的文章！（註五）

太 快一些！

恩 爸爸！

貝 馬上講，急什麼！五分鐘內我們在山坡上走，兩個山峯中間的一條小路……

滿佈着冰！我第一個走。

太 多麼魯葬。

貝 忽然，我聽見在我後面有顛覆的聲音，我回轉去：先生失足在一個不見底的深淵，使人看了覺得慄慄。

太 (不耐煩地)我的朋友！

貝 這樣，你聽我的勇敢，我，一個家長，我跑去……

太 天啊！

貝 在山峯的沿邊，我把遊山杖放下去……他抓住了，我拉……他拉……我們拉，經過了一度努力的援救，我把他從絕望中放在太陽的下面！……(他用手

帕拭額)

恩 哦！爸爸？

太 我的朋友！

貝 (擁抱他的妻和女)是的，我的孩子，這是美麗的一頁……

亞 (向達) 你感覺怎樣？

達 (低聲) 十分好！不必掛念。(他立起) 貝禮勳先生，你使一個兒子回到他母親的懷裏……

貝 (神秘地) 這很對！

達 姊姊復得了一個弟弟！

貝 爲社會救了一個人民。

達 這樣的服務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

貝 這很對！

達 祇有心……你聽見嗎，心！

貝 達尼愛先生！不，讓我叫你達尼愛？

達 一定的(傍白) 各人有各人的巧妙？

貝 (活潑地) 達尼愛，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你的手。(他拿他的手) 我對你

有平生最甜密的感情……沒有我，你必變為無形的和含冤的個體在雪底幻滅……你給我一切，一切！（慷慨地）我將永遠不會忘記！

達 我也不會忘記。

貝（向亞，一面拭衣服）啊！年輕人！……你不知道救了人的快慰。

恩 但，爸爸，先生他都知道，因為剛才……

貝（想起）啊！是！這！是真的！旅店主人，拿給我旅客紀念冊。

太 做什麼？

貝 離開此地前，我希望有一紀錄紀念這件事！

旅（拿了旅客紀念冊）先生。

貝 謝謝……誰寫這個的？

全體 什麼？

貝（念）「我要請貝禮勳先生注意冰海沒有孩子，「母」使它成一個文字上的大錯」

。簽名：「軍官」

全體 什麼？

恩（低聲向他父親）是，爸爸！「海」字是有「三點水」的。

貝 我知道！我回答這位先生。（他拿了筆寫）「軍官是……一個粗人」！簽名：

「貝禮勳」。

嚮（進）車子來了。

貝 去！快一點。（向年輕人）。先生們，假如你們要一個位子？（亞爾猛和達尼

愛鞠躬）

太（叫他的丈夫）。貝禮勳，幫我拿大衣。（低聲）剛才有人對我向我們的女兒求

婚……

貝 什麼！對我也是這樣！

太 是亞爾猛先生。

貝 我，是達尼愛……我的朋友達尼愛。

太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

貝 我們慢慢再談這個吧……

恩 (在窗旁) 啊！下大雨了！

貝 不得了！(向旅店主人) 車廂裏有多少位子？

旅 裏面有四個，一個在馬夫旁邊。

貝 算起來剛好。

亞 不要爲了我不便。

貝 達尼愛和我們一起。

恩 (向她父親低聲說) 還有亞爾猛先生？

貝 (低聲) 祇有四個座位！……他可和馬車夫坐在一起。

恩 這樣大的雨？

太 一個救你的人！

貝 我借給他雨衣！

恩 哦！

貝 好！走吧！走吧！

達 (榜白) 我知道我能坐在車廂裏！

—幕—

第三幕

景：

巴黎貝禮勳家的一間客廳——舞台底部有火爐架；左角是通外面的門；右角通臥室；左邊通餐室；正中，小圓檯和氈毯；小圓檯的右邊是沙發。

瓊（瓊，一個人，剛拭好了沙發）十二點缺一刻，今天貝禮勳先生和他的太太，小姐旅行了回來……我昨天接到他一封信……在這兒（念）『七月五日在格勒諾勃勒（Grenoble）寄，我們將在七月七日中午到。瓊拿房間打掃清潔，掛好窗簾』。（說）做好了。（念）『女廚師瑪爾格麗特預備午餐。她燒牛肉湯……不，要用一塊太肥的……還有，我們已經有好久沒有吃海裏的魚了，她替我們買一條新鮮的比目魚……假如比目魚太貴，她可以拿一塊小牛肉在鍋中煨』。

(說)先生快回來了……都預備好了，那兒是他的報，他的信，來訪他的人的名片……啊！打個譬喻吧，今天早上來了一位先生，我不認識他……他對我說他是軍官……他還要來。(外面門上敲門聲)有人敲門！……是先生，我聽得出他的敲門！

(貝禮勳，貝太太，恩利愛特拿了旅行小提箱和紙匣上)

貝 瓊……是我們！

瓊 哦！先生！……太太！……小姐！……(他卸下他們的行旅)

貝 啊！多麼舒服，回到了自己的家裏，看到日用的傢具，在上面坐一會。(坐在沙發上)

太 (坐在左邊)我們早應在八天以前回來了。

貝 我們不應當經過格勒諾勃勒不去看達理南(Darinel)！……他們約過我們……

(向瓊)當我不在的時候，有沒有什麼事情！

瓊 是，先生……都在桌子上。

貝 (拿許多訪客片) 這許多人！(念)亞爾猛……

恩 (快活地) 啊！

貝 達尼愛……正真的年輕人……亞爾猛……達尼愛……可愛的年輕人……亞爾猛。

瓊 這幾位先生，每天都來問你回家的日期。

太 你應當去回拜他們一次。

貝 一定的，我去看他……這正直的達尼愛！

恩 還有亞爾猛先生？

貝 我也去看他……遲一點(立起)

恩 (向瓊) 幫我將這些東西拿到房間裏去。

瓊 是，小姐。(看貝禮勳) 我覺得先生長胖了。一定經過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貝 好極了。我的朋友，好極了！噢！你不知道嗎？我救了一個人！

瓊（不信他）先生？……是真的嗎！……（他和恩利愛特從右邊下）

貝 什麼！這！……真是一個笨人，這傢伙！

太 現在我們回來了，我希望你能夠決定那一方……我們不能夠對這兩個年輕人

答覆得太遲……有兩個適當的人……太多了！

貝 我，我沒有變更我的意思……我喜歡達尼愛！

太 爲什麼？

貝 我不知道……我沒有發現什麼……總而言之，他使我愉快，這年輕人！

太 但另外一個……他救過你！

貝 他救過我！總是這句話！

太 你有什麼可以嫌他，他有高尚的家庭，優良的地位……

貝 天啊！我不嫌他什麼……我總是不喜歡他！

太 他並不缺少什麼！

貝 但我覺得態度有些不好。

太 他麼！

貝 是，他有驕傲的聲調……態度……他似乎常常爲了我那件小事而自以爲了不得……

太 他從沒有對你說過！

貝 我很知道！但這是他的態度！他的態度對我說：『哼？沒有我？……』這是很討厭的；至于另外一個！……

太 另外一個不停的對你說：『哼！沒有你……哼？沒有你，他投合你的虛榮……就是你爲什麼要偏愛他的原因』。

貝 我！有虛榮心！我就有這權利！

太 哦！

貝 是，太太！……一個冒了生命危險去救同伴的人是值得自豪的……但我寧願保持緘默……這就是真勇敢的特點！

太 但這些和亞爾猛先生並不抵觸……

貝 恩利愛特不愛他……不能愛亞爾猛先生！

太 你怎麼知道？

貝 太太！我假定……

太 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去問她……我們選她喜歡的人……

貝 好！……但不要影響她！

太 她來了。

太 （對剛進來的女兒）恩利愛特……我可愛的孩子……你的父親和我……我們要對你鄭重地說。

恩 對我？

貝 是的。

太 你快要到結婚的年齡了……兩個年輕人都在向你求婚，……這兩個我們都覺得很適合……但我們不願違背你的意思，我們決定由你自己自由選擇。

恩 什麼！

貝 充分的和完全的……

太 兩個年輕人裏面的一個是亞爾猛先生。

恩 哦！

貝 (很快地) 不要受影響！……

太 另外一個是達尼愛先生。

貝 一個可愛，出衆，聰明的年輕人，他，我不隱瞞，很使我同情。

太 你影響她……

貝 沒有！我是提供事實！……(向他的女兒)現在 你明白了……選吧……

恩 天啊！……你們使我太棘手……我預備接受你們指定給我的……

貝 不！不！你自己決定！

太 說吧，我的孩子！

恩 好的！假如一定要我選的話，我選……亞爾猛先生。

太 噢！

貝 亞爾猛！爲什麼不選達尼愛？

恩 但亞爾猛先生救過你，爸爸。

貝 又來一次？這使我厭煩，說感謝的話！

太 你看見了……現在沒有什麼困難了……

貝 哦！但許我，可愛的的朋友，一個父親不能拋棄……我得想一下，還得觀察一下。

太 (低聲) 貝禮勳，這不是好意！

貝 卡洛麗納！……

瓊 (在台後) 請進來！……他們已經到了！(馬耀良進)

貝 是馬耀良！……

馬 (招呼) 太太……小姐……我知道你們今天回來……因此我就請了一天假……

我說我值差……

貝 可愛的朋友！十分好……你同我們一起吃中飯？我們有一條比目魚……

馬 但……假如道不是疏忽……

瓊 (低聲向貝禮勳) 先生……祇有小牛肉在鍋中煨！(下)

貝 哦(對馬耀良) 不要再說了，下次吧……

馬 (傍白) 什麼！他不請我了！我以為我要在這裏吃飯！(同貝禮勳一人說，女

人們坐在沙發上) 我來對你說你動身時借給我的六百法郎……

貝 你是帶來還我嗎？

馬 不……我明天可以拿到船公司的股息……在中午……

貝 噢！這不用急！

馬 對不起……我急于要還你……

貝 啊！你不知道……我帶了一件紀念品給你。

馬 (坐在小圓桌後面) 一件紀念品！給我？

貝 (坐) 經過日內瓦，我買了三只錶……一隻給瓊，一隻給女廚師瑪爾格麗特……

……再說一遍，還有一隻給你。

馬 (傍白) 拿我放在他的僕人後面！(高聲) 後來呢？

貝 在到達法國海關以前，我把它放在我的領帶裏……

馬 爲什麼？

貝 我並不是想逃稅。他們問我：「你有什麼東西要付稅嗎？」我回答說：沒有；

我動了一下，這些討厭的錶響了起來！滴答，滴答，滴答。

馬 後來？

貝 後來！我被抓住了……錶都被拿去了……

馬 什麼？

貝 我作了一樁無情的事！我叫收稅員「可惡的稅員」！他對我說將對我報復……

我對這次危險很惋惜……你的錶是很可愛的。

馬 (冷酷地)我並不減少對你的謝意……(傍白)他預備逃稅……這太卑鄙了！

瓊 (報告)亞爾猛先生到！

恩 (離開她的工作)哦！

太 (立起，走向亞爾猛的面前)歡迎……我們正等着你……

亞 (招呼)太太……貝禮勳先生……

貝 很好！……很好！……(傍白)他總是這種自以爲了不起的樣子！……

太 (對她丈夫低聲說)介紹他和馬耀良先生相見。

貝 一定的……(高聲)馬耀良……我替你介紹亞爾猛先生……在旅行時相識的……

恩 (很快地)他救過我爸爸!

貝 (傍白)什麼!……又來了!

馬 怎麼，你遇着了危險嗎?

貝 不……一件小事……

亞 這不值得去講……

貝 他總是這種神氣!

瓊 (報告)達尼愛先生到……

貝 (興奮地)哦!他來了，這可愛的朋友!……這很好的達尼愛!……(當他走

向他前面去，差不多摔翻了小圓桌子)

達 (招呼)太太們……亞爾猛早!

貝 (拿了他的手)來，我替你介紹馬耀良……(高聲)馬耀良，我替你介紹我的

一個朋友……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達尼愛先生……

馬 是在輪船公司的嗎？

達 (招呼)是的。

貝 沒有我，明天他不付股息了。

馬 爲什麼？

貝 爲什麼？(傲慢地)很簡單的，因爲我救了他，我的朋友！

馬 你？(傍白)怎麼他們化全部的時間在救人這方面！

貝 (敘述)我們在冰海上，白山看起來是平靜和莊嚴。

達 第二次背戴拉梅納的文章！

貝 我們在山坡上的一條小路上走。

恩 (她在看報)什麼，爸爸，報上有你的名字！

貝 什麼！報上有我的名字？

慫 你自己念吧……這兒……（她給他報紙）

貝 你們看我將作審查員！（念）「熱莫尼通訊……」

全體 什麼！（他們走近來）

貝（念）「一件可能引起許多偉大的後果的事變，發生在冰海……達尼愛先生……」

失足跌在一個旅客們裹足的山谷裏。這件事中的一個證人，貝禮勳先生（

他大概允許我們率直地稱他的名字）……」（說）什麼！假如我允許！（念）「貝

禮勳先生，巴黎著名的商人，家長，祇願勇敢救人，輕視自己的生命，投向

深淵裏……」（說）是真的！（念）「經努力援救後，幸運地將他的同伴救了起來

。這偉大的舉動祇有貝禮勳先生能夠做得到，他又避免着那羣極感動地祝賀

他和歡迎他的人。各處勇敢的人一定都願意我們告訴他們這件事」。

啊！

（傍白）三個法郎一行！

貝（很慢地將末一語重讀一遍）「各處勇敢的人一定都願意我們告訴他們這件事」

。（向達尼愛·很快活地）我的朋友……我的孩子！擁抱我！（他們擁抱）

達（傍白）決定了，我有我的方法……

貝（舉起報紙）的確，我不是革命黨，但我高聲地說，這新聞很好！（拿報紙放在袋中，傍白）我去買十份。

太 喂，我的朋友，假如我們拿亞爾猛先生的事情，也記述了寄給報館？

恩 哦！是的！這將是同樣的美麗！

貝（很快地）這沒有用！我不能讓我個人常常佔據報紙的篇幅……

瓊（進，手裏拿了一張紙）先生！

貝 什麼？

瓊 司法警察給我一張你的傳票。

太 一張傳票？

貝 不要怕！我不對別人負什麼義務……反過來說，祇有人家對我負義務……

馬 (榜白) 是講我，他這句話！

貝 (看紙) 一張到第六庭出庭的傳票，爲了侮辱一個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

全 啊！天啊！

貝 (念) 這訴訟，是由法國海關辦事處馬虛(Machut)先生，海關的官吏……(馬耀良立起)

亞 這是爲了什麼？

貝 一個關員沒收了三個錶……我太心急了……我叫他「收稅員！人類中的廢物！……」

馬 (在小圓桌後) 這十分嚴重！十分嚴重！

貝 (憂急地) 什麼？

馬 侮辱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

貝太 怎麼辦？

馬 十五天到三個月的監禁……

全體 監禁！

貝 我！過了五十年清白和沒有污點的生活……我將坐在不名譽的凳上，決不會
！決不會！

馬 (傍白) 這很好！這使他知道濫用權力的結果。

貝 啊！我的朋友們！我的將來是絕望的。

太 鎮靜一下！

恩 爸爸！

達 勇敢些！

亞 等一等！我也許能替你想法。

全體 唔！

亞 (走到他前面) 我跟海關行政當局的一個高級職員很知己……我去看他……也許他可以使關員撤回他的控訴。

馬 這我覺得很不容易！

亞 爲什麼？一些設法的時間……

貝 我多麼懊悔！

亞 給我這張紙……我有很大的把握……你不必急，勇敢的貝禮勳先生！

貝 (快活地和他握手) 啊！達尼愛！(重握) 不，亞爾猛，握手吧！我應該擁抱你！(他們擁抱)

恩 (傍白) 幸運得很！(她同她母親立起)

亞 (低聲向達尼愛) 在我這方面，我有我的方法！

達 惡鬼！(傍白) 和我情敵有事的時候，我得變成紐西蘭的狗。(註六)

馬 (向亞爾猛) 我同你一起走。

貝 你離開我們？

馬 是的……（傲慢地）我在城裏吃午飯！（他和亞爾猛走出）

太 （走近他的丈夫，低聲地）你現在覺得亞爾猛先生怎麼樣？

貝 他！這就是說是一個救星！一個救星！

太 你爲什麼還遲疑允許你的女兒給他呢？

貝 不！我沒有一點遲疑。

太 我知道你了！你要預防達尼愛先生。

貝 哦！這可憐的孩子！你以爲？

太 至少你不願寫一張字條叫他走？

貝 哦，不！

太 我讓你和他在一起……勇敢一些！（高聲）恩利愛特你來？（招呼達尼愛先生）

。（她右面下，恩利愛特跟在後面）

達 (傍白) 我的事減低價值這是一定的……假如我能……(他走近沙發)

貝 (傍白，在舞台底) 這正直的年輕人……這使我棘手……好吧！這應當！(高聲) 我親愛的達尼愛……我可愛的達尼愛……我有一樁很困難的事對你說。

達 (傍白) 看他怎麼說！(他們坐在沙發上)

貝 很幸運地，承你對我向我的女兒求婚……這計劃我覺得很有興趣，但這許多環境，變故……你的朋友，亞爾猛先生，對我這樣的効勞……

達 我知道。

貝 因為人家說得好，他救過我的性命，這個人。

達 很好，還有那個小松樹，你是抓住了它？

貝 是的……小松樹……但它是太小了……它可能折斷……而且我還沒有抓到它。

達 哦！

貝 不……但這並不是全部……在這時候，這出衆的年輕人很快的跑來，從絕望中救我起來……我應當給他光榮……光榮！

達 貝禮勳先生！你的行爲真是很高貴，使得我還能繼續……

貝 的確！你不願意我這樣？

達 我祇記得你的勇敢……你對我的忠誠……

貝 (拿住了他的手)啊！達尼愛！(傍白)這是奇怪的，我喜歡這個孩子！

達 (立起)還有，在沒有動身以前……

貝 什麼？

達 在離開你以前……

貝 (立起)什麼！離開我！你？這是爲什麼？

達 我不能繼續在這兒，小姐，你的女兒……也使我覺得不快。

貝 得了吧！祇有你是我救的！

達 哦！但你的印像永遠使我忘不了……我擬了一個計劃……拿它畫在布幕上，好像在我心裏一樣，冰海上一幕英雄的戲劇。

貝 一幅畫！他要拿我放在一幅畫裏！

達 我已經通知了一個畫師 最有名的一個……一個能夠創造傳名後世的。

貝 傳名後世！啊！達尼愛！（傍白）所以我特別愛這孩子！

達 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像真……

貝 我以為！我也是這樣！

達 但。你應當拿這幅畫開五六次展覽會。

貝 什麼！我的朋友！十五次！二十次！三十次！也不會使我討厭……我們一起在畫裏面！

達 （很快地）啊！不……沒有我！

貝 爲什麼？

達 因為……我們怎樣設計這幅畫……這幅畫上祇看見白山……

貝 (憂急) 我呢？

達 白山和你！

貝 好的……我和白山……平靜的和莊嚴的……你呢，你在那兒？

達 在山谷裏……在底部……祇看見我兩個手，癱瘓的和求援的……

貝 多麼偉大的畫！

達 我們拿它放在博物院裏……

貝 凡爾塞的？

達 不，巴黎的。

貝 哦！是的……展覽一下！

達 還有，我們拿它記在小冊子上。

貝 不！沒有引言！也沒有預告！我們很簡單地用報上的標題……
『熱莫尼通』

訊……」

達 這有些枯燥。

貝 是的……但我們將它整理一下！（感動地）啊！達尼愛，我的朋友！……我的孩子……

達 告別了，貝禮勳先生！……我們不應當再見！

貝 不！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婚姻……還沒有決定……

達 但……

貝 留在這兒！我要你！

達 （傍白）好吧！

瓊 （報告）軍官瑪蒂安先生到！

貝 （驚奇）這是什麼一回事？

軍 （進）對不起，先生我擾亂你們了，也許？

貝 沒有。

軍 (問達尼愛) 是貝禮勳先生嗎，我很榮幸地和你談話？

貝 是我，先生。

軍 哦！……(向軍官) 先生，我已尋了十二天。在巴黎有很多貝禮勳……我已訪問了十二位……但我是有恆心的……

貝 (問他指小圓桌左面的一個椅子) 你有些事情對我說嗎？(他坐在沙發上，達尼愛立起)

軍 (坐) 我還一些不知道……許我先向你問一個問題。是不是你，在一個月以前，到冰海去旅行過？

貝 是的，先生，這是我！我相信我有這自由！

軍 這是你，在旅客紀念冊上寫：「軍官是一個粗人」。

貝 什麼！你是……

軍 是的，先生……是我！

貝 （他們招呼了好幾次）。

達 （自語坐下）惡鬼！

軍 先生，我不是喜鬥的人，也不是好鬥的人，但我不喜歡旅客紀念冊上，我的名字旁邊有侮辱的語句……

貝 但第一次是你先寫……？

軍 我？我祇證明冰海的「海」字是有三點水的。請看字典……

貝 哼！先生！你沒有這義務替我改……你所謂的錯誤！這與你不相干！

軍 對不起……對我，法文是最可愛的伴侶，一個上等家庭中的女人，很文雅……但有一些嚴厲……這你比誰都明白。

貝 我……

軍 同時，當我很榮幸地在外國看到它……我不允許人家弄髒它的外衣，這是一

個有關貴族和國家的問題。

貝 唔！先生，你預備替我上一課生書嗎？

軍 這思想離開我很遠……

貝 哦！這並不是不幸！（傍白）他退了。

軍 並不想給你一課生書，我很有禮地來問你……一些解釋。

貝 （傍白）瑪蒂安！這是一個有神經病的軍官。

軍 請你在這兩個中揀一個。你堅持到底……

貝 我並不需要這些推想！你以為我會恐懼，先生……我證明我的勇敢，聽見沒

有！我做給你看……

軍 什麼時候？

貝 ……在明年……趕會的時候……

軍 哦！許我！……使我等下去這將是不可能的！……爲了取消，我很扼要地……

你撤回它，好還是不好？

貝 什麼都完了！

軍 請注意一些！

達 貝禮勳先生！

貝 什麼都完了！（傍白）他不單有八字鬚！

軍 這樣，貝禮勳先生，我很榮幸在明天中午等你，同了我的證人，在馬爾梅松

(Malmaison) 樹林中……

達 軍官！祇有這句話嗎？

軍 (立起) 我們在那邊等你！

達 但，軍官……

軍 一千個對不起……我約好一個人……爲了採辦衣料和傢具……明天……中午

……(招呼) 先生們……我十分榮幸……(他出去)

達 (向貝禮勳) 你做事太不圓通！尤其是和軍官！

貝 他！一個軍官？是不是真的軍官都喜歡捉別字？

達 這不管！應當打聽，調查…… (他揷電鈴) 知道我們應當向誰去進行。

瓊 (上) 先生？

貝 (向瓊) 爲什麼你讓剛才出去的那個人進來？

瓊 先生，今天早上他已來過……我忘記了拿他的名片給你……

達 啊！他的名片！

貝 拿來！(念) 瑪蒂安，第二步兵隊的軍官。

達 一個步兵！

貝 天啊！

瓊 什麼事？

貝 沒什麼！出去吧！(瓊下)

達 你看這樣一個美麗的處境！

貝 你說什麼，我太莽了……一個有禮貌的人……我當他是一個小兵。

達 做什麼？

貝 應當找一個法子……（發出一種聲音）啊！……

達 什麼？

貝 沒什麼！沒什麼！沒有法子！我去襲擊，我去決鬥……告別了……

達 你到那裏去？

貝 把我的事情整理一下……你知道嗎……

達 但這……

貝 達尼愛……當危險來的時候，你看我是不會退縮的！（他從右邊下）

達 唔！……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讓貝禮勳先生和一個步兵去決鬥！……我

知道他，他是不會讓步的……軍官這方面……祇爲了一個別字！（找）好吧！

……假如我先請當局禁止？哦！不！……照事實，爲什麼不？誰也不知道。

並且，我沒有別的方法……（他拿一張吸墨紙，一瓶墨水放在近門口的檯上

坐在圓桌上）一封信給警察局長！……（寫）『局長先生……我很榮幸，……

』（照着寫的講）一個？決鬥將發生在叫做……偶然使他們這樣……安全是

很榮幸的。（他摺疊封好他的信，放在原來的位置上）現在，應拿它立刻送

出去……瓊應該在！（他出去叫）瓊！瓊！（他消失在前廳）

貝（上，手中拿了一封信，念）『局長先生，我以為應當阻止兩個瘋狂的人，有

意在明天中午前一刻，用鐵器決鬥……』（講）我寫前一刻，使人能夠準時

到，有時候是需要一刻鐘的！……（繼續念）『中午前一刻……在瑪爾梅松樹

林中，約會是在門口……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屬於你的行政管轄範圍，

兩個中的一個是個舊商人，家長，素來安份守己，誰都知道……局長先生

，等等。等等……』他以為我怕，這軍官！……還有地址……（他寫）『十分急

迫，重要報告』……像這樣，它會到得……瓊在那兒？

達 (從台後進，他的信在手裏) 真沒法子找到這傭人。(發覺貝禮勳在) 哦！(他藏起他的信)

貝 達尼愛(他也藏起他的信)。

達 怎樣！貝禮勳先生！

貝 你看……我是平靜得……像古銅一樣(發覺他的太太和女兒上) 我的太太來了
/、輕一點！(他坐下)

太 (向他丈夫) 我的朋友，恩利愛特的鋼琴教師寄來音樂會票子，明天……中午……

貝 (傍白) 中午！

恩 爲了他的緣故，你和我們一起去？

貝 不成！明天，我的時間已經定了！

太 但你沒有什麼事……

貝 不……我有一樁事……十分重要……你問達尼愛。

太 多麼嚴重的空氣！（向他丈夫）你有一個嚴重的臉色；人家要說你是怕。

貝 我？怕！有人將和我決鬥！

達 （傍白）啊嚏！

太 決鬥！

貝 （傍白）天啊！我洩漏了！

恩 （跑向貝禮勳）一個決鬥，爸爸！

貝 唔！是的，我的孩子，我不願意向你說，我洩漏了，你的爸爸決鬥！

太 但和誰？

貝 和第二步兵隊的一個軍官！

恩 太 啊！天啊！

貝 明天，中午，在瑪爾梅松樹林中。

太 (走近問他) 但你瘋了……你！一個上等人！

貝 太太，我斥責決鬥……但有時候環境使人覺得這是光榮的！(傍白，拿出信)
瓊在那兒？

太 (傍) 不！這不可能！我不能容忍……(她走近舞台底的桌子寫，傍白)「警察

局長先生……」

瓊 (上) 午飯預備好了。

貝 (走近瓊，低聲地) 這封信送去，十分急迫？(他們離開)

達 (低聲向瓊) 這封信送去……十分急迫！(他們離開)

太 (低聲向瓊) 這封信送去……十分急迫！

貝 走吧！吃飯了！

恩 (傍白) 我去通知亞爾猛先生。(她在右邊下)

太 (向瓊·在走出前) 噓！

達 (同樣) 噓！

貝 (同樣) 噓！(他們三個都消失了)

瓊 (一人) 這是什麼秘密？(念三封信的地址) 『局長先生……局長先生……局長先生……局長先生……』(驚奇同時快活地) 什麼，祇要跑一趟！

——幕——

第四幕

景：

一個花園——長凳，椅子，樸素的桌子；在左面，一座通路的小亭子。

達 (從舞台底部左邊上) 十點鐘了！約會是在中午。(望見貝禮勳，向他招呼) 喂

！喂！

貝 (將頭伸出亭子外面) 啊！是你……不要出聲……一分鐘後我就來。

達 (一個人) 這可憐的貝禮勳先生！他過了一個不舒服的晚上……幸運得很，決

鬥不會發生。

貝 (從亭子內走出，穿了一件很大的外衣) 在這兒……我等你。

達 你覺得怎麼樣？

貝 平靜得像古銅一樣！

達 在車子裏我有劍。

貝 (敞開大衣)我，這兒有。

達 兩柄！

貝 一柄也許會弄壞……我不願碰到棘手。

達 (傍白)的確，這是一個雄獅！(高聲)馬車在門外……假如你要……

貝 一會兒！現在幾點鐘？

達 十點！

貝 我不願在中午以前到……也不想遲。(傍白)這都不好。

達 你說得有理……祇須別人準時到(傍白)這都不好。

貝 到得早……有些虛張聲勢……到得晚，似乎太猶豫遲疑；此外，我等馬耀良

……昨天我寫了一個字條給他。

達 啊！看來了。

馬 我收到你的便條，我請了一天假……什麼事？

貝 馬耀良……兩點鐘以後我要決鬥……

馬 你？拿什麼決鬥？

貝 (打開大衣，露出劍) 拿這個。

馬 劍！

貝 我想信你會繼我鬥下去。(達立起)

馬 我？許我，我的朋友，這是不可能的！

貝 爲什麼？

馬 我應當回我的寫字間去……我將受到革職處分。

貝 因爲你請了一天假。

馬 並不是做決鬥的證人……人家在打官司我去做證人！

貝 我覺得，馬耀良先生，我替你總算服務過，爲了你不拒絕參加我生命中最值

得紀念的境遇。

馬 (傍白) 他這是預備問我討六百佛郎！

貝 但假如你不敢答應……假如你膽怯……

馬 我並不膽怯……(憂愁地) 但，我是不自由的……你以為我要向你報恩而甘願受這個拘束。(咬牙切齒) 啊！報恩！

達 (傍白) 又來一次！

馬 我祇要求你一件事……在兩點鐘以後再來……爲了去取我的股息……我立刻就還你，同時……我們可以分開了……

達 我覺得走的時候到了。(向貝禮勳) 假如你預備去對貝禮勳太太和你的女兒告別……

貝 不！我想避免這一回事……這將是些眼淚，哀號……她們會拖住我的衣服不放……走吧！(台後發出唱歌聲) 我的女兒！

恩 (唱進來，手中拿了噴水壺) 脫拉！拉！拉！脫拉！拉！拉！(說) 啊！是你，我的爸爸……

貝 好……你看……我們走吧……同這兩位先生……應當……(感動地) 再會！

恩 (安靜地) 再會，爸爸。(傍白) 現在什麼都不用怕，媽媽已經通知過警察局……我……我通知了亞爾猛先生。(她去澆花)

貝 (揩眼，以為她在身邊) 好吧！不要哭！……假如你看不到我……想……(停止) 什麼！她去澆花了！

馬 (傍白) 這使我討厭！但這。

太 (進，手中拿了一束花，向她丈夫) 我的朋友……能不能裁翦幾枝大利菊。

貝 我的太太！

太 我採一束插在花瓶裏。

貝 採……在這時候我什麼都不拒絕你……我要走了，加洛麗納。

太 (安靜地) 啊？你到那邊去。

貝 是的……我去……那邊，同這兩位先生。

太 好！快些回來吃中飯。

貝 什麼？

馬 (傍白) 這樣平靜……是不是我的太太不愛我了？

馬 (傍白) 貝禮勳都是沒有心肝的！這是事實！

達 時候到了……假如你去赴中午的約會。

貝 (很快地) 不錯！

太 (很快地) 不錯！你沒有空的時間了。

恩 快些，爸爸。

貝 是……

馬 (傍白) 是她們放他走！多麼幸福的家庭！

貝 走了！卡洛麗納！我的女兒！再見！再見！（他們下）

亞（從舞台底出現）不要走，貝禮勳先生，決鬥不會再發生了。

恩（傍白）亞爾猛先生！我很想信他！

太（向亞爾猛）但，解釋給我們聽……

亞 這是很簡單的……我已經將軍官瑪蒂安放在克利希監獄中去了。

全體 放在克利希監獄中？

達（傍白）他很努力，我的敵人！

亞 是的……這在軍官和我之間已經協議了一個月……同時我也祇有這個方法使

他（指軍官）快活……（向貝禮勳）同時替你除去障礙！

太（向亞爾猛）啊！先生！

恩（低聲）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貝（傍白）我以爲不是這樣……我這樣佈置好我的小事……在中午前一刻，有人

會來干涉的。

太 (走近她的丈夫) 謝謝他。

貝 誰？

太 亞爾猛先生。

貝 唔！是的。(向亞爾猛，冷酷地) 先生，我謝謝你。

馬 (傍白) 太悶了(高聲) 我去取我的股息。(向達尼愛) 你以為出納櫃開了沒有？

達 唔！一定的。我有一輛車子，我駕駛你去。貝禮勳先生，我們回頭見；你給我一個回答。

太 (低聲向亞爾猛) 不要走，貝禮勳答應今天答覆，時候再好沒有，你快去要求。

亞 你以為？……這……

恩 (低聲) 勇敢些，亞爾猛先生。

亞 你說？啊！多麼幸福！

馬 再見，貝禮勳。

達 (招呼) 太太……小姐。(恩利愛特和貝禮勳太太從右邊下，馬耀良和達尼愛從舞台底部左邊下)

貝 (傍白) 我十分不高興……十分不高興……我費掉昨天晚上的一部時間，寫信給朋友，告訴他們我要決鬥……我將是可笑的。

亞 (傍白) 應當很低聲下氣地……試一下。(高聲) 可敬的貝禮勳先生……

貝 (冷酷地) 先生？

亞 我很幸福，我能夠消滅這一次不幸的事。

貝 (傍白) 總是了不起的樣子！(高聲) 至於我，先生，我很不高興，你使我不能教訓這位專捉別字的先生！

亞 什麼？但你不知道你的對手是……

貝 是一個第二步兵隊的軍官……還有？我尊敬軍人，但我並不怕他。（他傲慢地走到亞爾猛的面前）

瓊（上，報告）軍官瑪蒂安到。

貝 啊？

亞 他！

貝 你對我說他已在監獄中了！

軍（進）我已經進去，但我又走了出來。（看見亞爾猛）啊！亞爾猛先生，我已經照期票上的數目，拿錢付清了，另外再償還你的訴訟費用……

亞 十分好，軍官……我以為你不致于怨恨我……你好像很高興到克利希監獄中去。

軍 是的，我喜歡克利希……但決鬥的日子我不去。（向貝禮勳）我很抱歉，先生，使你等我……我聽你吩咐。

瓊 (傍白) 啊！這可憐的人！

貝 我以為，先生，你想信我對於意外的事完全是不預問的。

亞 完全！因為，先生對我表示恐怕不能再碰到你。

軍 (向貝禮勳) 我從來沒有疑心過，先生，你是一個正直的敵手。

貝 (傲慢地) 我對這很有興趣，先生。

瓊 (傍白) 他很固執，主人。

軍 我的證人都在門外……走吧！

貝 走吧！

軍 (拿他的錶) 中午到了。

貝 (傍白) 中午！……過了！

軍 我們兩點鐘到那兒去。

貝 (傍白) 兩點鐘！他們都走了。

亞 你有什麼？

貝 我有……我有……先生……我想以為有人會知道他的錯。

軍 (驚奇地) 什麼？

亞 說什麼？

貝 瓊……你走開！

亞 我也走開……

軍 唔！對不起！我希望什麼都有證人。

亞 但……

軍 我請你留在這兒。

貝 軍官……你是一個正直的軍人……至于我……我喜歡軍人！我承認我對你有

錯……我請你相信……(傍白)在我傭人面前！(高聲)我請你相信這並不是我

故意……(他用記號叫瓊出去，瓊似乎有些不懂，傍白)這也是一樣，今天晚

上趕他走。(高聲)……我也沒有這樣想……得罪一個自己佩服和崇拜的人！

瓊 (傍白)他畏縮了，主人！

軍 這，先生，這都是些推託？

亞 (很快地)啊！是道歉！……

貝 不要發怒！不要發怒！軍官講吧。

軍 這些是道歉？還是推託？

貝 (支吾)但……一半是這個……一半是那個……

軍 先生，你在蒙當凡的旅客紀念冊上寫過……「軍官是一個……」

貝 (很快地)我收回這句話！已經收回了！

軍 已經收回了……祇是這兒……但那邊，它在一張紙的正中，使每一個人看

到它。

貝 啊！爲了這！至少我不能親自去改掉它。

我不敢向你要求，但這是你自己的建議……

貝 我？

軍 我答應。

貝 許我……

軍 唔！我並不要求你今天就去……不！但明天。

亞貝 什麼？

軍 什麼？乘第一次車，你願意地改掉，兩行你自己寫成的東西……這是我的請求。

貝 是的……照這樣……是要我回到瑞士去？

軍 最先，蒙當凡在薩伏爾 (Savoie)……現在是屬法國！

貝 法蘭西，國家中的皇后！

瓊 這似乎不十分遠！

軍 (嘲弄地) 剩下來我對你委曲求全的本領表示佩服。

貝 我不喜歡流血！

軍 (笑) 我宣告完全滿意。(向亞爾猛) 亞爾猛先生，我還有幾張期票，假如有一張在你手裏經過，我總是請你幫忙！(招呼) 先生，我很榮幸地向你們告別！

貝 (招呼) 軍官……(軍官出)

瓊 (向貝禮勳，憂愁地) 先生……你的事情弄好了。

貝 (大聲) 你，我結清你的工錢！快去整理行李，傢伙。

瓊 (吃驚地) 啊！我怎麼辦！(他從右邊下)

貝 (傍白) 什麼都沒有說的……我推託！我！當人家在博物院中看到我的圖畫……但這是誰的錯？亞爾猛的！

亞 (傍白，在台底) 可憐的人，我祇能對他說。

貝 (傍白) 什麼！是不是他還不想走！也許他還想替我做些事……他做的事都很

不錯！

亞 貝禮勳先生！

貝 先生？

亞 昨天，離開了你，我去找我的朋友……海關裏面的職員……我同他講起你的事。

貝 (冷酷地) 你太好了。

亞 已經辦好了！……不預備再起訴。

貝 唔！

亞 不過，你寫幾句道歉的話給稅吏。

貝 (大聲) 道歉！還要道歉！……這與你何干，最後？

亞 但……

貝 是不是你改還不掉干涉我生活的毛病嗎？

亞 什麼？

貝 是的，你想是這樣！誰請你勸止軍官？沒有你，我們在那邊，中午！

亞 但誰有沒有阻止你兩點鐘去。

貝 這並不一樣。

亞 爲什麼？

貝 你問我爲什麼？因爲……不！你不知道爲什麼！（發怒）有些事，先生！有些事！從今以後，假如我跌在一個洞裏，我請你放了我！我願意給導嚮員一百佛郎……因爲這祇值一百佛郎……這沒有什麼值得傲慢！我再請你不要替我改變決鬥和進監獄的時間。

亞 但，貝禮勳先生……

貝 我不喜歡傲慢的人……這是輕舉妄動！你打擾我！……

亞 許我……

貝 不，先生！別人不能支配我，我！有些事！有些事！（他從亭子走出）

亞 （一個人）我一些都不懂……我很驚奇！

恩 （從右邊上，走向台底）啊！亞爾猛先生。

亞 恩利愛特小姐。

恩 你和我爸爸說了沒有？

亞 說了，小姐。

恩 怎麼樣？

亞 我得到他討厭我的證據。

恩 你說什麼？這是不可能的。

亞 他從我在蒙當凡救他說起……我想信他將給我一百佛郎的酬報。

恩 一百佛郎！舉個例！

亞 他說這是這件事的價值！……

恩 但這太過分了，太無情了！……

亞 我覺得我在這兒使他，使他不快……我祇能，小姐，向妳告別。

恩 (很快地)但，不一定，留在這兒！

亞 沒有用處？達尼愛他會得到你。

恩 達尼愛先生？……但我不要他！

亞 (快活地)啊！

恩 (往下說)我的母親也不要！她不會和爸爸一樣；她是會報恩的，她；她喜歡

你……剛才她還對我說：『亞爾猛先生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勇敢的人，

我拿世界上最喜歡的，送給他……』

亞 世界上最歡喜的……是你！

恩 (天真地)我也以為。

亞 啊！小姐，我多麼感謝你！

恩 但，這是媽媽，你應該謝謝媽媽！

亞 你，小姐，我敢想你對我也是一樣的？

恩 (怕羞地) 我，先生……

亞 啊！說吧！我懇求妳……

恩 (眼睛向下) 先生，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她總和她媽媽一樣。(她遁走)

亞 (一個人) 她愛我！她對我說……啊！我太幸福了！……啊！……

達 (進) 好，亞爾猛。

亞 是你……(傍白) 可憐的孩子！

達 揭曉的時候到了……貝禮勳先生考慮好了……十分鐘以後我們可知道答覆了，可憐的朋友！

亞 什麼？

達 在我們旅途中，你真是錯了又錯……

亞 (驚奇)我？

達 我喜歡你，亞爾猛……我要給你一個寶貴的意見，將來你會用到它……這一次！你有一個大錯！

亞 那一個？

達 你太喜歡替人做事……這是不幸的苦痛！

亞 啊！舉個例！

達 相信我……我比你年紀大，在世界上……比你見識多！要使一個人感激，先要知道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笨人。

亞 爲什麼？

達 因爲一個笨人是沒有能力長久記住報恩的義務的；即使是很聰明的人，他們也都有這個缺點……

亞 (笑)好吧！你的無稽之談再講下去！

達 舉一個例：貝禮勳先生……

貝 (將頭從亭子中探出)我的名字！

達 你恕我不拿他放在上等人裏面。(貝禮勳消失)貝禮勳先生慢慢地討厭你。

亞 我很怕。

達 同時你救過他的性命，你以為也許對於他是一樁很可紀念的事？不！他祇記起三件事。第一件，他不會騎馬；第二件，他不應當用踢馬刺，違抑他太太的意思；第三件，使大家知道他可笑的失敗……

亞 即使這樣，不過……

達 同時當他玩最精彩的把戲時，你又把他拆穿了，好像二加二等于四，顯不出他的勇敢，你設法阻止決鬥發生……其實決鬥是本來不會發生的。

亞 什麼？

達 我有我的計劃……我有時也替他做些事……

亞 啊！你也是一樣！

達 是的，但我，我藏匿……我掩蔽！當我替他作事的時候，跟黑暗中穿了短襪子（註六）怕人發見一樣的小心，好像走進了火藥庫！因此我結論……

亞 不應當使別人感激？

達 啊不！但應當于暗處進行，並看準他的缺點！因此我結論貝禮勳憎惡你；你的存在使他屈服，他還得向你報恩，他是你的下屬！你制服他，這個人！

亞 但這是忘恩負義……

達 忘恩負義是驕傲的變態。一個哲學家這樣說過『忘恩負義是驕傲的表現』。而且，貝禮勳先生是一個馬車商人，法國馬車商人中最特別的一個！我很快觀察出來……所以我走的路和你的完全相反。

亞 那一條？

達 我讓自己失足……故意！在一個洞裏面……一個不大險惡的洞。

亞 故意？

達 你不懂？給馬車商人有個機會救個人，而且對他沒有危險，這是一個很妙的手段，因此，從這一天以後，我使他愉快，我使他得意，我是他的勇氣的表現！當我來了，他的臉笑了，心花開了，他總是拿這一樁事誇耀着……我佔住他好像驕傲佔住每一個人……當他冷了下來，我又提醒他，煽動他……我把它印在報紙上……三個佛郎一行！

亞 什麼！是你？

達 惡鬼！明天我還要用油畫……一樁一樁放在白山一起！我要求一座很小的山和一個碩大無朋的貝禮勳！末了，我的朋友，記住了這些……替我守好這個秘密：人總不想記住別人對他的好處，而祇記住對別人的好處！

亞 男人們……這是可能的……但女人們？

達 女人們……

亞 她們知道報恩，她們會記住在心底。

達 天啊！美麗的句子！

亞 幸運得很，貝禮勳太太跟她丈夫不一樣。

達 媽媽也許對你好……但我，我有驕傲的爸爸……從豪當凡起他總是保護我！

貝 (進，他的太太和女兒跟在一起，他很嚴重地) 先生，我很幸運同時找到你們兩位……你們兩個都向我的女兒求婚……你們等待我的答覆……

亞 (傍白) 時候到了。

貝 (向達尼愛，笑) 達尼愛先生……我的朋友！

亞 (傍白) 我完了！

貝 我對你已經……我再要……我再要給你……

達 (感謝地) 唔！先生！

貝 (冷酷地) 一個教訓……(低聲) 當你靠近門口的時候，話講得輕一些。

達 (驚奇) 什麼!

貝 是的……我也謝謝你給我的教訓。(高聲) 亞爾猛先生……你比你的朋友年紀輕……你不大考慮，但你使我更喜歡……我給你我的女兒……

亞 唔！先生！……

貝 請注意我不是預備向你報恩……我願。……(注視達尼愛) 因為祇有笨人是沒有能力長久記住報恩的義務的 (他走到右邊去，貝太太叫女兒到亞爾猛的旁邊去，他給她手臂)

達 (傍白) 詭計!

亞 (傍白) 啊！這可憐的達尼愛!

達 我失敗了！(向亞爾猛) 決鬥以後，好像決鬥以前，我們握一下手。

亞 唔！誠意地!

達 (走近貝禮勳) 啊！貝禮勳先生，你在門外偷聽!

貝 天啊！一個做父親的應當設法觀察……（對他一人說）真的，是不是你是故意掉下去的？

達 那兒？

貝 潭裏？

達 是的……但我沒有對誰說過。

貝 我請你。（手執拳頭）

馬 （上）貝禮勳先生，我在三點鐘拿了我的股息……我佔了達尼愛先生的車子來還你六百佛郎……在這兒！

貝 但這不必這樣急。

馬 對不起，這是很急的……很重大的！現在我們分離……完全分離了。

貝 （傍白）什麼時候我要這樣的！……

馬 （向達尼愛）這是你車子的號碼，已經有一點三刻了（他給他一張片子）

貝 亞爾猛先生，我們明天晚上再見……假如你高興的話，你來喝一杯茶……

亞 (跑向貝禮勳，低聲) 明天！你忘了嗎……你答應了軍官！(他走同桌近恩利

愛特)

貝 啊！的確！(高聲) 我的太太……我的女兒……我們明天再到冰海去。

恩 (驚奇) 什麼？

太 啊！舉一個例！我們到過！爲什麼又要去？

貝 爲什麼？你要問？你難道猜不出我要去看亞爾猛救我的地方。

太 這……

貝 這次旅行我得了個教訓……(繼續) 報恩的教訓！

——幕——

——(全劇完)——

註

註一 十七頁 斤 (Livre) 法郎的別名

註二 二十頁 奇奧默·梯兒 (Guillaume Tell) 十三，四世紀的英雄

註三 二八頁 五厘一年的利息 歐洲的利息很輕，五厘已經是不很小了

註四 四九頁 蒲衣 (Bouilly) 法國戲劇家 (1763-1842)

註五 六八頁 戴拉梅納 (Theramene) 法國戲劇家拉辛 (Racine) 的劇本 (Phedre)

中的人物

註六 九二頁 紐西蘭的狗 (New Foundland Dog) 象徵吃苦耐勞，因為紐西蘭的

狗，在冬天下雪的時候，人類和獸類都體息着，狗却得拉雪車

註七 一三三頁 黑暗中穿了短襪子 短襪子在十九世紀初，認為沒有禮貌，黑暗中

穿了短襪子，當然得提防他人窺被

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

中國戲劇叢書 第二種

旅行

實價國幣

1.00

著者 拉比 塞

翻譯者 柳木 森

主編者 戈柳木 森

發行者 屠詩 聘

出版者 中國圖書編譯館

印行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電話九二二二三

57

500123

500123